



## 家庭相册

# 插队时爱上李玉和

□陈玉霞 文/图

上世纪70年代，情窦初开得我下乡时，竟然对我们知青点的一位男知青一见钟情了。那一天，我刚看完革命样板戏《红灯记》，正在如痴如醉地想着英雄李玉和时，猛地一抬头，突然发现同行的一位男知青长得可真像李玉和！

事也凑巧，当天晚上开饭时，别的男知青都是敲着饭盒嘻嘻哈哈地来打饭，只有他穿一件褪了色的蓝呢子大衣，围着条灰色的毛围巾，手里提着个“李玉和的饭盒”，文质彬彬地走进了

食堂。顿时男知青们就开始起哄了：“快来看呀！我们的李玉和来啦！”就是在那一刻，我的少女心就让这位“李玉和”给偷走了。从此，他一日三餐手提饭盒的样子，就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里。有一回，我偷瞄他的眼神正好和他的目光相撞了，那一刻我的心都快激动地跳出来了。当天晚上，我翻来覆去地睡不着，脑子里想的、眼前闪现的都是他的形象。

两年后，我俩终于慢慢地熟悉了起来。我清楚地记得一个午

饭后，队长突然通知他到乡政府开会，他一急，随手就把他的“李玉和饭盒”给我：“你先替我把饭盒带回去，吃晚饭时你再给我带来。”我立刻捧住说“行！”看着他和队长离去的背影，我突然觉得自己捧的不是饭盒，而是拥抱着我心中的“李玉和”。

我幸福地“飘”回了宿舍，一个人在宿舍里细细地思索：我绝不能放过这个难得的机会！设计了一下，我决定把母亲给我的一盒午餐肉罐头以及姐姐给我的一小袋的花米，放进了他的饭盒里。还动了小心思：如果在没有人时给他，他不肯收，肯定会把东西退给我。我就赌了一把，挑人多的时候给他，他怕引起议论，说不准还真的收下了我的“心意”呢！

到了晚上开饭前，当我在大伙的面前把沉甸甸的饭盒送给他时，我的心跳到了嗓子眼。当时，我把饭盒给了他，就躲到人群里看他。他先是一愣，接着往没人的边上一靠，打开盒盖一看，脸儿“刷”地一下就红了，赶紧对别人说他临时有事，就回宿舍去了。

接下来，我一连几天都躲着他。三个月后的一天，他从北京探亲回来，在打晚饭的时候遇到了我，笑着对我说：“我想多打个菜回去吃，可是我的饭盒装不下，能把你的饭盒借我用用吗？”“行！”我一激动，顺手就把饭盒给了他。

没想到第二天一早，他就在女生宿舍门口等我。见我出来了，他把饭盒往我手里一塞，头也没回地走了。我一掂饭盒沉甸甸的，就激动地找了个没人的地方打开盖儿一看，里面放的都是点心和水果糖。当时我高兴地手舞足蹈，吓得柳树上的几只小麻雀都“扑棱棱”地飞走了。返城当了工人后，“李玉和”自然成了我的丈夫，也就是我携手一生的老伴啊！

## 午报情缘

# 一家三口午报情

□武勇坤 文/图

我与午报的缘分可追溯到2006年。那时，我喜欢写点东西。这年，单位订了一份《劳动午报》，我看有副刊栏目，副刊编辑是曹怀新老师，便鼓起勇气投稿。我自知写得糟，羞于见人，所以文章结尾没留通联。没想到，文章经曹老师的修改刊登了，我又惊又喜，备受鼓舞，又写了几篇，都陆续刊登了。到了年底，我为感谢曹老师，在一篇文章后面附上通联，邀请他来延庆旅游度假。令我想不到的是，第二天我就接到曹老师的电话，他详细了解我的创作情况，鼓励我多创作，并询问我的身份证号（付稿费需身份证号）。我忙说：“您给我修改文章，稿费留您买茶喝吧。”曹老师说：“报社有规定，这也是编辑的责任。”

后来，曹老师离开了午报，但我对午报的情怀始终没变。午报不仅为我搭建了创作舞台，更因是北京市总工会主办，刊登着普通职工的喜怒哀乐，一直是我喜爱的报纸。每天下午一来报纸，我就迫不及待地翻阅午报，这也成了我每天的一道精神大餐。

儿子上六年级后，老师每天都留写新闻评论的作业。我把单位订阅的报纸统统拿给儿子，儿子挑来挑去，当翻到午报第二版

“新闻·快评”时，眼睛一亮：“这么好的报纸，怎不早点拿回来！”什么内容让儿子这么喜欢，我看了几期后，恍然大悟，这一版不仅图文并茂，通俗易懂，而且所评论的事与孩子息息相关，摆事实讲道理，讲法讲情讲理，寓教于乐，难怪儿子喜欢。一个周六，儿子又要写新闻评论，家里没有午报，我拿出别的报，儿子总不满意。我有些气愤：“都是报纸，你咋这么挑剔。”儿子说：“我就喜欢《劳动午报》。”没办法，我只好到单位找到一张旧午报，儿子才满意。半年下来，儿子积累了厚厚的一本评论，还提高了作文水平。

媳妇身体不太好，得到一个吃“腰子”的偏方，每天照吃不误。这天，儿子给他妈讲不能吃腰子，说得头头是道。我们很奇怪，问他怎么知道的。儿子拿出《劳动午报》第12版“副刊·生活”，媳妇看后不住点头，连称有科学道理又夸儿子孝顺，表示今后再也不信什么偏方了。经这一事件，从不看报的媳妇开始迷上了“副刊·生活”。还把这一版剪下来，粘贴成册，在好姐妹中传阅。

看着家人这么喜爱《劳动午报》，看来，我真有必要订阅一份了。

## 青春岁月



# 昔日的东单公园

□陈寿昌 文/图

这张照片是1968年秋天，我和几个同学到北京八大处玩，回来后途经东单公园东门时照的，左边第一人是我。距今已经46年了，可算得上是一张珍贵的老照片了。

东单公园原来是东单西南处一个大空地，从东长安街向南沿崇文门内大街西边，一直到同仁医院，空空荡荡的。1946年，这里曾发生过美国大兵强奸北大女学生的沈崇事件。上世纪60年代，我上中学时经常从这里路过，看到的仍是一片空地，偶尔有走江湖的马戏团在这里扎起帐篷演出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空地的南边种了一些树木和花草，并没有假山亭台楼阁之类的，假山是后来堆积的。1968年，文化大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，但中学生们已经无所事事。有一天中午，在学校吃完午饭，四五个同学一商

量去西山的八大处公园玩，于是就动身前往。那时候交通很便捷，虽然八大处远在西郊，我们从崇文区的培新街出发，坐的什么车都忘了，只记得倒了两次车就到了，八大处空空荡荡的，几乎不见游人。叫“八大处”，是因为这片山上有八个寺庙而得名，我们爬了一会儿山，在一个寺庙处喝了一壶茶就往回返，到了东单时才黄昏。余兴未尽，就在东门口照了这张照片。背后有一个大标语牌，上面画着毛主席像，写的是：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，反映了当时的历史风貌。

如今，东单公园已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公园了，南边绿树成荫，曲径通幽，亭台楼阁让人流连忘返，北边建起了篮球场、游泳馆，成为市民健身的好去处。现在再看到这张照片，真是让人感到沧桑巨变，也感受到了历史前进的步伐。

## 图片故事

# 空中的舞者

□瞿小静



这张照片是两年前的，具体哪一天想不起来了，只记得是一个早上的8点，单位办公室，28楼。雾霾天，看不清远处的景，只见窗玻璃外悬着根粗粗的绳子，摇摇晃晃，分外醒目。

“这干什么的？”  
“擦玻璃的。”  
“哇，这么高，怎么擦？应该是机器擦吧？不然人擦太危险了。”

和同事们议论之间，一位三十多岁的小师傅“从天而降”，看得我和同事们脊背发凉——小师傅后背绑着那根悬在空中的绳子，身上套着一件卡其色防护背心，腰间还用绳子拴着个水桶。小师傅表情淡定，仿佛不是在高空作业，而只是在空中跳舞！

“哇塞，太牛了，蜘蛛侠啊！”有同事竖起大拇指。同事们眼睛都看直了，纷纷从办公室凑过来，拿出手机拍照。小师傅对我们微微一笑，继续他的高空作业。

隔着窗玻璃，小师傅应该听不到我们的对话，也没办法跟他交谈，只能围在窗前看。我们看得目瞪口呆，他只顾投入地擦着窗玻璃，动作娴熟：先是把一个吸盘甩出来吸在窗玻璃上固定，然后人靠近玻璃，把桶里的洗涤剂一点一点浇在窗玻璃上，最后

用毛刷一下一下均匀地擦干净。只见小师傅一会儿擦左边一会儿擦右边，毛刷在他手中成了画笔，自如地挥舞在涂满洗涤剂的窗玻璃上，白色的泡沫一绺儿一绺儿地散开来，忽横忽竖，忽上忽下，忽一道贯中擦出一把宝剑，忽打出一个圈儿串成一个圆环；绳子也随着小师傅的晃动时左时右，时近时远。

不到十分钟的功夫，布满雨水污渍的窗玻璃就洁净如新了。小师傅脚一蹬窗檐就重新回到空中，我们来不及看清怎么操作的，他“嗖”一声就下降到下一层继续作业了。空中又重新只剩下那根粗粗的绳子了，摇摇晃晃。

“他们这行真不容易啊！”同事们惊叹。

“是哦！是挺不容易的。”大家纷纷表示同意。可是，连谢谢都没道过呢！我突然觉得有些歉意，赶紧拉开窗户。

“哎，师傅辛苦了，谢谢你哦！”我从窗户探出头去，朝着楼下对小师傅说。窗户太高，又隔着一个楼层，我只隐隐看得到小师傅的后背。

“呵呵，没事儿没事儿。”小师傅仰头笑了，有点儿不好意思，旋即低头作业。

我也笑了笑，心中释然，默默为这位空中的舞者点赞。